南北史合注

南北史合注卷六

梁本紀　第六　　南史六

梁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小字練兒、南蘭陵中都里人、姓蕭氏、
一六七
與齊同承淮陰令整。

顏氏家訓曰、梁子孫皆呼練為絹、至謂銷練物為銷絹物。

一七一
慧景與高祖進行鄧城、魏孝文帥十萬騎奄至、慧景引退、高祖止之、不從、於是大敗、高祖帥衆拒戰、獨得全軍。

姚思廉梁書曰、高祖獨帥衆拒戰、殺數千百人、魏騎結陣稍却、至夕得下船、慧景軍死傷略盡。　愚按、梁武與慧景共事何得矜負迴分、皆史臣飾詞。

一七二
高祖謂張弘策曰、政出多門、亂其階矣。

梁書載高祖言曰、詩云、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況今有六、嫌隙若成、方相誅滅。

既定[一七二]、以十一月乙巳召僚佐集於聽事、告以舉兵。

梁書載、高祖言曰、今昏主惡稔、天命殛之、相與共興義舉、公侯將相、其在茲日、我不食言。

於是[一七二]斬之、送首山陽、山陽信之、馳入城、將踰閾、縣門發、折其車轅、投車而走、中兵參軍陳秀拔戟逐之、斬於門外、傳首高祖。

愚按、南齊蕭穎胄傳又云、斬山陽者席闡文、同一、南史在齊屬席、在梁屬陳、安所取信。

遂便[一七三]進兵、恐非廟算。高祖答曰、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

梁書有曰、况所藉義兵一時驍銳、事事相接、猶恐疑忌。

遂[一七三]移檄建鄴、闡揚威武。

梁書載檄曰、夫道不常夷、時無永化、故昌邑悖德、孝宣聿興、海西亂政、簡文升歷、(海西並未亂政、何乃変之大究。)理驗前經、事昭往策。獨

夫擾亂天常、毀棄君德、挺虐鬻剪之年、植險瞀卄之日。自大
行告晰、梓宮在殯、醜無哀色、懽娛遊宴、奇服異衣、吏掖誇麗、
至於選采妃嬪、姊妹無別、招侍巾櫛、姑姪莫辨、掖庭育辞販
之名、姬妾被干戈之服。斬斮其間、以為歡笑、騁肆淫放、驅屏
郊邑。老弱波流、士女塗炭、行產盈路、輿尸竟道、母不及抱、子
不遑哭。晝伏宵遊、而無休息、淫酗奔肆、酣歌壚邸。梅蟲兜茹
法珍臧獲、厮小、尚制威柄、誅剪忠良、屠戮卿宰。劉鎮軍渭陽
之尊、盡忠奉國。江僕射外戚之重、竭誠事上、蕭領軍葭莩之
宗、志存柱石。徐司空、沈僕射搢紳冠冕、人望攸歸、並受遺託
同參顧命、送往事居、俱竭心力。而一朝齏粉、孩稚靡遺、人神
怨結、行路嗟憤。亡兄蕭會君忠公黔戊、誠貫幽顯、虔剪鯨鯢
靖我王度。崔慧景奇鋒迅駭、兵家家魏、役名送毀、比屋交馳、
復誓旅江甸、奮不顧身、克殲大憝、以固皇基。勳高未聞、禍酷

一)

遍及。至於悖礼違教、傷化虐人、射天弹路、比之猶善、盡寓縣之竹、未足紀其過、窮山澤之兎、不能書其罪。（祖君彦隋煬檄云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蓋本於此。）莫府荷眷前朝、義均休戚、上懷委付之重、下惟在原之痛、豈可卧薪引火、坐觀傾覆。南康王體自高宗、符驗當璧、謳歌攸奉、萬有樂推。帝德罪彰、元惡猶梗、仰稟宸規、率先啟路、蜀漢果銳、沿流而下、淮汝勁勇、望波遄鶩。莫府統率貔貅、驍勇百萬、擬金沸池、鳴鞞聒天、霜鋒耀日、朱旗、絳寓方舟千里、絡繹係進。蕭右軍擁荊南之衆、督四方之師、矜虎所指、威稜無外、龍驤虎步、並集建鄴。譬猶崩太山而壓蟻壤、決懸河而注熛燼、豈有不殄滅者哉。今資斧所加、止梟兇法殄而已。諸君羽儀、俛首奸黨、當因變立功、轉禍為福。若執迷不悟、刑茲罔赦、所謂火烈高原、玉石同碎。勉求多福、無貽後悔。賞罰之科、有如白水。

一七三 及至竟陵，命長史王茂與太守曹景宗為前軍，中兵參軍張法安守竟陵城。

梁書曰：茂等至漢口，輕兵濟江，逼郢城。與刺史張沖戰不利。諸將議併軍圍郢，分兵襲西陽武昌。高祖曰：房僧寄以重兵守漢口，為郢犄角。若悉衆前進，賊必絕我軍後，今欲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荊州軍會，以逼賊壘。吾自後圍魯山，以通沔漢。郢城竟陵間粟，方舟而下。江陵湘中兵，連旗繼至，糧足士多，圍守兩城，不攻自拔，天下事臥取之耳。諸將皆善之。

一七四 甲寅，東昏遣寧朔將軍吳子陽光子衿等十三軍救郢州，進據巴口。

梁書載：六月，西臺遣衛尉席闡文勞軍，蕭穎胄等議謂高祖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高祖謂闡文曰：漢口路通荊雍，控

引秦梁粮運資儲、聽此氣息、若併軍圍城、又分兵前進、壽山糧道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定尋陽、彼若慌然悟機、一酈生亦足、脫距王師、故非三千能下、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便得耳、得便應鎮守、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賊軍有上者、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事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且丈夫舉動、言靜天步、況擁數州之兵以誅羣豎、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有北面請救、以身示弱、彼未必能信、徒貽我醜聲、此之下計、何謂上策、卿為我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事無不捷、恃鎮軍靜鎮之耳、

東昏又遣征虜將軍王珍國列陣於航南大路、悉配精手利器、尚

十餘萬閩人王依于持白虎幡督諸軍王茂曹景宗等持角弁之。
梁書曰將士皆死戰無不一當百鼓噪震天地。
珍國(一七五)之衆一時土崩。
梁書曰投淮死者積尸與航等後至者乘之以濟。
帝(一七六)命呂僧珍張彌勒兵封府庫及圖籍帝乃入收嬖妾潘妃誅之。
據後張弘策傳則潘妃以賜軍士自縊非誅也。
丙戌(一七六)入鎮殿內是日鳳凰集建鄴又下令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
外可詳檢前源悉皆除蕩。
冊府元龜載令曰廢主棄常自絕宗廟征賦不一苛酷滋章
縲紲主木甚衆犬馬徵發閭左以充繕築流離寒暑繼以疫
癘轉死溝壑曾莫收卹朽肉枯骸烏鳶厭食加以天災屢焚
宮掖官府臺寺尺椽靡遺悲甚黍離痛兼麥秀斯民何辜罹
此塗炭猥以寡薄屬當大寵思闡皇猷與之更始。

一七七 又下令減損浮費、自非奉宗廟、修絃冕、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此外一皆禁絶。

梁書載令曰、永元失德、書契未紀。璇室外構、傾宮內積、上慢下暴、淫肆競馳。並甲第康衢、漸台廣室、長袖低昂、等和戎之賜、珍羞百品、同伐冰之家。愚人因之、浸以成俗、至乃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緹繡是襲、日入之次、夜分未反、昧興之朝、期之清旦。且淫費之後、繼以興師、巨橋鹿臺、凋罄不一。孤忝荷大寵、務在澄清、仰遵皇朝大帛之旨、俯勵微躬鹿裘之義。菲衣薄食、請自孤始、實望多士、得其此心。

一七八 公星言鞠旅、稟命徂征、拯我邊危、重獲安堵、此又公之功也。

梁書曰、鄧城之役、胡馬卒至、元帥潛奔、不相告報、棄甲捐師餌之虎口。公南收散卒、北禦彫騎、全衆方軌、衰路徐歸、

一七八 公爰命英勇、因機騁銳、氣冠阪泉、勢踰洭水。此又公之功也。

梁書曰、逞奔逐北、僉有通津、熊耳比峻、未足云擬、睢水不流、曷其能及。

〔一七九〕極其將魚、驅其袒髮。

梁書作驅其被髮。

〔一八二〕且聞中間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豈所以弘獎風流、希向後進、此實巨蠹、尤宜刊革。

梁書載高祖表曰、臣聞以言取士、士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前代選官、皆立選簿、胄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懷抱、或得之餘論、故得簡通賓客、無事掃門、頃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忘進、懷質抱真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于進用、或有晦善藏身、自埋衡蓽、又以名不素著、絕其階緒、必須畫刺投狀、然後彈冠、則是驅迫廉撝、獎成澆競、愚謂自今選曹宜精隱括、依舊立簿、使冠履無爽、名實不違、庶人識涯涘、造(一)矣

請自息。且聞中間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若八元立年居皂隸而見抑，四凶弱冠處鼎族而宜甄。是則世祿之家，無意為善；布衣之士，肆心為惡。豈所以弘獎風流，希向後進。此實巨蠹，尤宜刊革。

一八三 於戲。王允執其中，式遵前典，以副昊天之望，禋上帝而臨億兆，格文祖而膺大業，以傳無疆之祚，豈不盛歟。

愚按，即違本傳，以上諸文皆違筆。

一八四 諸流徙家並聽還本土。

梁書曰：追尊皇考曰文皇帝，廟號太祖；皇妣為獻皇后。追謚妃郗氏為德皇后。追封兄懿為長沙王，謚宣武；弟敷永陽王，暢衡陽王，融桂陽王，俱賜謚。

一八五 若衰老不能自存者，官給廩食。

梁書載詔曰：宋世以來，並恣淫侈，傾宮之富，遂盡數千。撫絃

命管、良家不被蠲、織室繡房、出尼猶見役。弊國傷和、莫此為
甚云云。

一八五 己巳 巴陵王殂于姑孰、追謚齊和帝、終礼一如故事。詔分遣内侍、
周省四方、觀政聽謠、訪賢舉滯。
梁武帝集載全詔曰、朕以寡薄、膺符命之重、思所以振民育
德、去殺勝殘、解網更張、置之仁壽。而明慙照遠、知不周物、興
言夕惕、無忘寤寐。可分遣内侍云云。

一八六 壬寅 詔以憲網日弛、漸以為俗、令端右以風聞奏事、依元熙舊制。
按本史於此下方載追尊皇考皇妣等、恐不宜在諸王後、合
改從梁書。

一八六 文州獻能歌鸚鵡、詔不納。
册府元龜載九月丁亥詔曰、芻牧必任、姬文垂則、雖免有刑
齊宣致毀、藪澤山林、毓材是出、斧斤之用、比屋所資、嗔世相

(一)

承、並加封錮、可悉開常禁。

一八六 是歲、林邑、干陁利國遣使朝貢。

黄洪憲紀政綱目曰、是年天竺梵學入中國、中國切字自此始。

一八七 二年春正月、以尚書僕射沈約為左僕射、吏部尚書范雲為右僕射。

梁書載甲寅詔曰、朕齋居宣室、留心聽斷、而九牧遐荒、無因臨覽。可申敕諸州、月一臨訊。

一八七 三月、隕霜殺草。夏五月丁巳以扶南王憍陳如闍耶跋摩為安南將軍。

高僧傳曰、天監二年四月、武帝與俗二萬人發菩提心於重雲殿閣上、至十一月下敕曰、大經中說九十六種道、惟佛道是正、餘九十五種皆邪道、朕舍邪外以事正內、若公卿能入

此誓、各可發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雖如來弟子、而化跡既邪、止世間之善、不能隔凡成聖、公卿侯王、百官宜捨邪入正云云。　愚按梁武謗儒推佛、此其立言猶謬者、故錄以示戒。

一八八 六月丙子、詔分遣使巡察州部、視民寃酷。梁書載詔曰、東海匹婦、致哭邪國、而上孤魂、登樓請訴、念此于懷、中夜太息、可分將命巡行州部、其有深寃鉅害、聽詣使者自列、庶涉聽遠聞、事均親覽。

一八八 八月、魏克司州。隋書刑法志曰、梁武帝敦睦九族、優借朝士、百姓有罪、則案以法、一人亡逃、舉家執作、緣坐則老幼不免、是月、帝親謁南郊、有秣稜老人遮帝曰、陛下為法、急於黎庶、緩於權貴、非長久之術、誠能反是、天下幸甚、帝於是思有以寬之、次年乃詔捕擿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少、可停將送。

丙午、省鳳凰銜書伎。

梁武帝集載詔曰、朕君臨南面、道風蓋缺、雖嘉祥時至、猶當顧循寡德、推而不居、况于名實頓爽、自欺耳目、頃一日元會太樂奏鳳凰銜書伎、乃令人受書升殿、跪奏誠、復來由前代然、內省懷慙、可罷之。

戊申、詔往代多命宮人帷宮觀禮郊之禮、非所以仰虔蒼昊、自今停止。

梁武帝集詔曰、夫禮郊饗帝、至敬攸在、謁誠書懇、猶懼有違而往代多令宮人縱觀、茲禮帷宮廣設、輜軿耀路、非所以仰虔蒼昊、齊車之間、見識前世、便可停止。

夏四月丁巳、以行宕昌王梁彌博為安西將軍河涼二州刺史、正封宕昌王。

梁書載、五月辛卯、建康縣朔陰里生嘉禾、一莖十二穗。

一八九 六月庚戌、立孔子廟。

梁書載、八月庚子、老人星見。　愚按、此後屢見、皆不再記。

一八九 五年春正月丁卯朔、詔凡諸郡國舊族邦內無在朝位者、選官搜括、使郡有一人。

梁書載前段詔曰、朕兼明廣照、屈于堂戶、飛耳長目、不及四方、永言愧懷、無忘旦夕。

一八九 詔建康縣置三官與廷尉三官分掌獄事、號建康為南獄、廷尉為北獄。

梁書載詔曰、朕昧旦齋居、惟刑是恤、三辟五聽、寢興載懷、故陳肺石於都街、增官司於詔獄、殷勤親覽、小大以情、而明慎未協、囹圄尚擁、凡犴獄之所、可遣法官近侍、遞錄囚徒、如有枉滯、以時奏聞。

一九〇 六年春三月庚申、隕霜殺草。是月有三象入建鄴。

册府元龜載、正月詔曰、建國君民、文教為首、不學將落、嘉植靡由。朕光宅區宇、雖耕耘雅業、旁闡藝文、而成器未廣、志本猶缺、思欲式敦讓齒、自家刑國、宜大啟羣教、博延胄子、務彼十倫、弘此三德、使陶鈞遠被、微言載表。

梁書載、正月詔曰、夫有天下者、義非為己、凶荒疾疫、兵革水火、有一於此、責歸元首、今祝史祈禱、続諸不善、以朕身當之、永使災害勿及萬姓、不得為朕祈福、以增其過。

秋一九八〇月戊子、赦、戊戌、都下大水。

隋書五行志曰、濤上御道七尺。

秋一九八一月丁巳、皇子繹生、赦、大辟以下未結正者、九月壬辰、置童子奉平郵。

梁書載、丁亥詔、公家諸屯戍、見封熂者、可悉開常禁、與民同利。

一九一 丙子，詔大舉北侵。丁丑，魏縣鎮主白早生、豫州刺史胡遜以城內屬。

册府元龜載，是年皇太子宗室王侯就學受業，車駕親奠先師先聖，芳以束帛。

一九二 夏四月戊申，以司徒臨川王宏為司空、揚州刺史，以車騎將軍領太子詹事王茂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梁書載，五月壬午，詔士子能通經，始未無倦者，量加叙錄，雖寒品後門，勿有遺隔。

一九三 夏六月，以國子祭酒張充為尚書右僕射。

册府元龜載，七月詔曰：昔公卿面陳，載在前史，令僕陛奏前代明文，所以釐彼庶績，成茲羣務。晉氏陵替，虛誕為風，自此相因，其失彌遠，遂使武帳空勞，無汲公之奏，丹墀徒闢，訣鄭生之說。三槐八座及有務之官，宜入陳奏，啟庶藉周爰，少評

(一)

寡薄。

一九三 十一年春正月壬辰，詔自今逋逃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小可停將送，加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建安王偉開府儀同三司，司空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進位太尉，以驃騎將軍王茂為司空。

冊府元龜載，是月詔曰，夫刑法悼耄，罪不收孥，禮著明文，史彰前事，近代相因，厥網彌峻，髫年華髮，同入罪罟，老幼流離，良亦可愍，自今逋逃之家，及罪應質作，年有老少，可停將送。

一九三 三月丁巳，為旱故，曲赦揚徐二州。庚申，高麗國遣使朝貢。

冊府元龜載，四月戊午詔曰，去歲朐山大殲醜類，宜為京觀，用旌武功，但伐罪弔民，皇王盛軌，掩骼埋胔，仁者用心，可卜青州悉使藏殯。

一九四 丙寅，詔明下邊近，若委骸不葬，或蒢衣莫改，量給棺具收斂。

梁書載詔曰，掩骼埋胔，義重周經，楬櫝有加，事美漢策，朕向

隅戢懷，俛下哀矜，而寓縣遐深，遵奉未洽，言念沈枯，彌勞傷惻，可明下遠近，依詔從事，庶夜哭之鬼，斯慰窮霜之骨有歸。

一九五
十五年春三月戊辰朔，日有蝕之，既。

冊府元龜載，是年五月詔，申下四方政有不便於民者，所在具條以聞，其守宰或廉或貪，亦分別奏上，以行黜陟。

一九五
六月庚子，以尚書令王瑩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袁昂為左僕射，吏部尚書王暕為右僕射。秋八月，蠕蠕、河南國各遣使朝貢。

隋書五行志曰，是年七月，荊州市殺人，首墮，身不僵，動口張目，血如竹箭，直上丈餘，然後如雨細下。是年荊州大旱，近赤祥寃戾氣之應。

一九六
郊廟牲牷，皆代以麪，其山川諸祀則否。

冊府元龜載詔曰，神無常饗，饗于克誠，所以西鄰禴祭，實受其福

一） 六三七

宗廟祭祀、猶存牲牢、無益至誠、有累冥道、可量代。

一九六
冬十月、宗廟薦羞、始用蔬果。

冊府元龜載詔曰、今雖無復牲腥、猶有脯脩、如之幽明、義有未盡、可更詳定、悉薦時蔬。

一九六
十七年春二月癸巳、雍州刺史安成王秀薨。甲辰、大赦。

梁書載、正月丁巳、詔、民有流移他境者、可開恩半歲、悉聽還本土、蠲課三年、有不樂還者、著土籍為民、准舊課輸。

一九七
夏四月丁巳、帝於無碍殿受佛戒、赦罪人。

高僧傳曰、天監末、武帝敕于莊嚴寺建八座法輪、寺有講堂宋孝武所立、欒櫨增映、延袤遐邇、至是不容聽眾、乃敕停講五十日、悉移窓戶、四出簷霤、猶為通迮、日有推折

南北史合注卷七

梁本紀　第七　　　南史七

丙辰、詔曰、平秩東作、義不在南、前代因襲、有乖礼制、可於震方、具茲千畝。于是從籍田於東郊十五里。

册府元龜載、從籍田於建康北岸、築兆域大小、列種梨柏、使殿及齋宮省、如南北郊、別有望耕臺在壇東、帝親耕畢、登此臺以觀公卿推伐、文有祈年殿云。

閏二月丁巳、詔自今可停賀瑞。

梁書載詔曰、近王公卿士拜表賀瑞、雖體國之誠、然朕政道多缺、淳化未凝、此乃更張寡薄、重增其尤、自今可停賀瑞。

是歲、百濟新羅國各遣使朝貢。

紀政綱目曰、西域僧達磨、自南天竺泛海至廣州、後止嵩山傳恵可禅學、中國禅學自此始。

二〇三

二月乙亥、耕籍田、孝弟力田賜爵一級、豫耕之司、尅日勞酒。

隋書礼志曰、梁初籍田依宋齊、以正月用事、武帝以啓蟄而耕、則在二月節內、書云以殷仲春、籍田理在建卯、乃改用二月。

梁書載詔曰、耕籍之義大矣哉、古者哲王咸用此作、春言八政、致茲千畝、公卿百辟、恪恭其儀、九推禮畢、馨香靡替、兼以風雲叶律、氣象光華、屬覽休辰、思加獎勸、可班下遠近、廣闢良疇、公私畎畝、務盡地利、若欲附農而糧種有乏、亦加貸恤、每使優遍。

二〇三

庚子、以員外散騎常侍元樹為平北將軍、北青兗二州刺史、率衆侵魏。

梁書載、秋月辛未、賜北侵義客一階。是歲、尅魏睢陵、建陵、郯[illegible]、檀丘、曲陽、東莞、荆山、狄城、安城、蒼城。又尅平靜、武陽、峴山

三開。
二〇三
庚申、魏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來降。
梁書載、己巳詔曰、朝謨已定、王略方舉。侍中、領軍將軍、西昌侯淵藻、可便親戎、以前啟行。鎮北將軍、豫章王綜、董馭雄桀。風馳次邁。其餘眾軍、計日差遣。初中後師、善得嚴辦、朕當六軍雲動、龍舟濟江。

二〇四
冬十二月壬辰、都下地震。是歲、魏孝昌元年。
梁書載、是歲、尅魏南鄉、馬圈、彫陽、新蔡、龍亢、晉城、鄭城等。

二〇四
冬十一月庚辰、丁貴嬪薨。大赦。是歲、河南高麗林邑滑國並遣使朝貢。

二〇六
梁書載、尅魏壽陽、改為南豫州。又降魏新野郡。
會畢、帝御金輅還宮、御太極殿、大赦、改元。
高僧傳曰、是月帝幸同泰寺、遂捨身為奴、地震。百僚請復位、凡

二・七、十五日、十一月十一日篤還。

二年夏四月癸丑、幸同泰寺設平等會。庚申、大雨雹。

隋書五行志載是年同泰寺災。

資治通鑑曰、上聞寺災、乃曰、此魔也。宜廣為法事。羣下稱善。乃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障生。當窮茲土木、倍增往日。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直侯景亂止。

二・二二 三月庚申、詔求讜言、及令文武在位舉士。戊寅、帝幸同泰寺、設平等法會。

梁書詔曰、朕治道不明、政用多僻、百辟無沃心之言、四聰闕飛耳之聽、州輟刺舉、郡忘共治、致使失理負謗、無由聞達、侮文弄法、因事生奸、肺石空陳、懸鍾徒設。凡厥在朝、各獻讜言、政治不便於民者、可悉陳之。若在四遠、刺史二千石長史、並以奏聞。細民有言事者、或為申達。朕將親覽、以紓其過。文武

在位、參爾所知、公侯將相、隨才擢用、拾遺補闕、勿有所隱。

八〔二一三〕月辛卯、幸阿育王寺、設無碍法喜食、大赦。九月、使兼散騎常侍張皐聘于東魏。

梁書載、北徐州境內旅生稻稗二千餘頃。

是歲〔二一四〕、都下訛言天子取人肝以飴天狗、大小相警、日晚便閉門持仗、數月乃止。

是歲、東魏興和元年。

夏〔二一五〕四月癸未、詔晉宋齊三代諸陵有職司者、勤加守護。

梁書載、詔曰、命世興王、嗣賢傳業、聲稱不朽、人代徂遷、二賓以位、三恪義在、時事浸遠、宿草榛蕪、望古興懷、言念愴然、晉宋齊三代諸陵、有職司者、勤加守護、勿令細民妄相侵毀、作兵有少、補使充足、前無守視、並可量給。

八〔二一五〕月戊午、大赦。辛未、盤盤國遣使朝貢。

(一)

梁書載詔、尚書中有疑事、自今於朝堂參議以聞不得如前
倚立求決。
二一五 九月戊戌、司空袁昂薨。
梁書載、始平太守崔碩表獻嘉禾一莖十二穗。
二一五 七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大赦、辛丑祀明堂。
梁書載詔、有流移失桑梓者、各還田宅蠲課五年。
二一五 冬十一月丙子、詔停所在使役女丁。
梁書載詔、七年十一月九日昧爽以前、凡厥罄耗逋負、在
民間無問多少皆赦除之。又詔、頃者富家豪室、多假沒入公
責償僦稅、以苦貧民、自今無假典、已假者不追。
二一五 十二月壬寅、東魏人來聘、遣兼散騎常侍袁狎報聘。
梁書載詔曰、朕當食投箸、方眠撤枕、獨坐懷憂、憤慨申旦、非
為一人萬姓故耳、州牧多非良才、守宰虎而傅翼、楊阜是故

憂憤，賈誼所以流涕。至於民間誅求萬端，或供府帳，或供廐庫，或遣使命，或待賓客，皆無自費，取給於民。又復多遣將軍，稱為過防奸盜，不止暴掠，重多或求供設，或責脚步，又行奴縱，更相枉逼，良人命盡，富室財殫。此為怨酷，非止一事，亦頻禁絕，猶自未已。外司明加聽採，隨事舉奏。

二一六 冬十一月，益州刺史武陵王紀進號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是歲，東魏武定元年。

二一六 十年春正月，李賁竊號於交趾，年號天德。

三國典略曰：賁建双閣，立二十四鎮郡縣。

二一七 壬寅，於皇基寺設法會，詔賜蘭陵老少位一階，并加頒賚。

梁書載詔曰：朕違桑梓五十餘載，乃眷顧之，靡日不思。今四方款關，海外有截，始獲展敬園陵，但增感慟。故鄉老少，接踵遠至，情貌孜孜，若歸於父，宜有以慰其此心。(一)

二一六 庚戌、幸回賓亭、宴帝鄉故老及所經近縣奉迎候者少長數千人、各賚錢二千。

隋書五行志曰、是年三月、梁武帝幸朱方至四墅中、及玄武湖魚皆驤首、若望乘輿、帝入宮乃沒。

二一七 十一年春正月、震華林園光嚴殿重雲閣、帝自跪拜謝上天、累刻乃止。

隋書五行志曰、是年正月、送邪辟二於建陵、左雙角者至陵所、右獨角者將引於車、振躍者三、車兩轅俱折、因易車、未至陵二里、又躍者三、每一振車側、人莫不聳奮、在地三四尺、車輪陷入土三寸、識者以右為陰、且象乃侯景將為變之應。

二一八 三月乙巳、大赦、庚戌、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慧經、仍捨身、

三國典略曰、癸卯詔、以今月八日於同泰寺設無遮大會、捨捨身及宮人并所至境土、供養三寶。

月中再設淨饌、每至展拜、涕泗滂沱、哀動左右。

佛戒曰、帝自膺運後、深念庭蔭早傾、雖富有四海、無由得仰罔極、故思釋典、以八部般若為心良田、收采眾經、躬述注解、親臨法坐講讀、用此善因、崇律靈識、又頻代二皇捨身為僧、結使洗濯煩識、仰資冥福、又曰帝於中宮起至敬殿、景陽樓、上之廟室甚壯麗、設二皇坐、俱備諸禮冠裳奩篋、舉目興慕、新奇芬香、應時自薦、又曰雖極工匠之巧、水石周流、華樹雜沓、恨以國務不獲旦晚侍食、惟朔望親奉饋奠、而無所瞻仰、內心崩潰、如均、又作聯珠五十首、及孝思賦、以明孝道。

資治通鑑曰、帝為文帝作皇基寺追福、命有司求良材、曲阿弘氏自湘州置巨財東下、南津校尉孟少卿欲媚帝、誣弘氏為劫、殺之、沒其材為寺。

顏氏家訓曰、江左朝臣子孫、初釋服(一)朝見、皆當泣涕、帝每為

設容頗有膚色充澤無哀感者、帝尊其為人、每多抑退、

二二二 少而萬學、能事畢究、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然燭側光、常至戊夜。

高祖逸事曰、高祖聰明、文思旁求、儒雅昭昭、裕人文章之盛、煥乎俱集、每所御幸、輒命羣臣賦詩、善者賜以金帛。梁書曰、帝天性睿敏、下筆成章、千賦百詩、直疏便就、皆文質彬彬、超邁今古。

二二三 六藝備閑、棊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草隷尺牘、騎射、莫不稱妙、

資治通鑑曰、帝素善鍾律、欲釐正雅樂、乃自制四器、名為通、每通施三絃、黃鍾絃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應鍾絃用一百四十絃、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彊、中間十律、以是為差、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得相中、又制十二笛、黃鍾笛長

三尺八寸、應鐘笛長二尺三寸、中間十律、以是為差。以寫通聲、飲古鐘玉、律並皆不差、於是被以八音、施以七聲、莫不和韻、先是宮懸止有四鎛鐘、襍以編鐘、編凡十六虡、十六虡、帝始命設十二鎛鐘、各有編鐘編磬、三十六之虡、而去衛鐘四隅植建鼓。[二二三]

晚乃溺信佛道、日止一食、膳無鮮腴、惟豆羹糲飯而已。[二二三]

費長房三寶記曰、蜀獻蒟蒻、嗽之、覺美曰、與肉何異、輒復禁之。

自[二二三]五十外、便斷房室、後宮職司貴妃以下、六宮褘褕三翟之外、皆衣不曳地、傍無錦綺。

梁武帝集載敕遣後宮詔曰、宋氏以來、並恣淫侈、傾宮之富、遂盈數千、推算五都、愁窮四海、無弦命管、良家不被、蠲織室、績房、幽厄猶見、役弊國傷、民莫此為甚。凡後宮樂府西解暴

(一)

室、諸如此例、一皆放遣。

每決[二二四]死罪、常有哀矜涕泣、然後可奏。

三寶記曰、武帝流恩獄事、多所寬恕、其愚罪重憲者、焚香念佛、然後下赦。

資治通鑑曰、時王侯子弟多驕不法、上年老又專精法戒、或謀事事覺、亦泣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于市、或暮夜剽掠、有罪亡命者匿於王家、有司不敢搜捕、帝深知其弊溺于慈愛、不能禁也。

疾久[二二四]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崩。

張敦頤六朝事迹曰、景以虛器進膳、自庚辰至丙戌七日不食崩。

賊祕[二二四]之、太子問起居不得見、慟于閤下。

資治通鑑曰、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既而發喪。

二二六

然先王文武遞用、德刑備舉、方之水火、取法陰陽、為國之道、不可獨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於釋教、弛於刑典。

資治通鑑曰、帝敦睦九族、優借朝士、有犯罪者、皆屈法申之、百姓有罪、則案之如法、其緣坐、則老幼不免一人逃亡、舉家質作、民既窮窘、奸宄益深、嘗因郊祀、有秣陵老人遮車駕言曰、陛下為法、急於庶民、緩於權貴、非長久之道、誠能反是、天下幸甚。帝于是思有以寬之、詔自今逋讁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耆老可停將送。

通鑑考異曰、所謂寬民者如此而已、而不能繩權貴以法、是以知梁政之亂也。

二二六

追蹤徐偃之仁、以致窮門之酷、可為深痛、可為至戒者乎。

唐朱敬則論曰、梁武帝雖比未道、而時亦云小康、若尋其愆咎、討其風俗、尚根淺易拔、源涸難流。且兵號義旗、戰稱伐罪

(一)

勝非己利、功豈己私、成湯有泉、德去道近也、周武無愧容、具私學也、昔魏武兵鋒無敵、神機獨行、大戰五十六、九州靜七八、猶冀戴弱主、尊奠漢室、降及宋高、剪平偽孽、安復王家、然更懸兵四嶽、決勝五湖、北靜燕壘、西清秦霧、宏勳不讓、盛德見推晉帝、今日之事、本所甘心。義士猶或非之、况吾敢天下、又甚于斯、南康王盟、實稱齊帝。奉之以成大順、承之以動義兵、國步既寧、家怨又雪、君稱主祭、臣復何猜、借人之名、而不復命何也、尋其錫文、考其謙讓、事同對面、理非飾詞、寧知悠悠江山、相去千里、矯情偽迹、頓至于斯、欲令節義行于比屋、其可得乎、夫君人者、日月齊其明、江海同其量、未有飾智驚愚、銜才感眾、收武力于羊侃、示腰腹於賀深、商略儒宗、取異千章、聞變置官品、無求于典實、每事皆欲先人、所唱復須稱贊、父子注君制、臣歌受倭無厭、進諂不倦、尊華遺長、輕薄路

聞、以天譴為嘉祥、用妖怪為休祉、聚斂俱極、賞罰無章、有識
為之寒心、羣寮曾不先覺、若言位是神物、何須下殿走乎、若
云負重須休、何勞贖佛乎、若言息人自務、何須納叛臣乎、若
云各代有時、何須中許和乎、然則侯景之兵、我人仗我器、豈
異術哉、由上失教也、君父幽辱、宗廟傾危、帝子王孫、踐州迹
郡、未有昔鄭齊心、年盛合契、五侯九伯、裂海分山、未聞申包
胥頓哭秦庭、茅夷鴻弊謁吳國、戶口徒眾、不覩死戰之人、龍
過雖多、寧有報恩之士、江淮無波瀾之阻、城闕絕藩籬之固、
可不慎歟、或問曰、梁武不以黃屋為尊、紫宸為貴、離欲絕愛、
遺色歸空、享國五十、若登春臺、忽竄旅叛臣、兵戰格鬪、兵折
意窮、忿毒而沒、善不可恃、歧路何歸、君子曰、梁主之美、誠如
子言、然其暮年荒誕、實甚殫守、縣之力不充、自縱之資盡、丁
口之祖、繞足緇衣之貴、昔夏桀以九州之富、秦皇以六合之

尊。造瓊室而天下土崩。作阿房而寰中瓦解。況地比一郡。國乃三分。外有征戍之勤。內有彫靡之弊。加以金剎寶柱。欄楔雲霞。銀榜珠簾。的皪星月。神愁人怨。禍積患生。有以夫。且夫惡於魏。而保於我。何補也。得一夫而亡一國。非智也。昔趙納馮亭。有長平之禍。梁受侯景。成永福之災。金甌忽傷。悔之何及。

何元之梁典曰。自五胡競逐。晉室東徙。權寓江濱。遂淪時代。桓戎燕秦而不振。劉克王洛而還亡。至于宋齊。疆埸侵蹙。武帝攝斯頹運。有志吞并。然亦納魏主一人。洛陽竟無所成。得不補失。民既勞止。亦可小康。昔句踐欲滅吳。前為之政。兵強國富。然後用之。一舉而夫差再舉霸中國。武帝進不擇將。退不教民。雖慕古人。安能有濟。且國有累卵之憂。俗有土崩之勢。開章人之兆。兆亂人之心。遂使侯景被吾甲而寇王城。驅

我人而圖天闕、勢如破竹、易若摶團、萬萬糜沸、四方瓦解、社稷淪胥、龜玉毀棄、事非一夕、其所由來漸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八

明 李清 撰

南史八

綱字世讚小字六通武帝第三子昭
二年十月丁未生於顯陽殿五年封
晉安王普通四年累遷都督雍州刺史中大通三年被
徵入朝未至昭明太子謂左右曰我夢與晉王對奕擾

道我授以班劒王還當有此加乎四月太子賁薨五月丙申立王為皇太子

梁書載詔曰非至公無以王天下非博愛無以臨四海所以堯舜克讓惟德是興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今天步艱難黎民自艾自非克明克哲允文允武豈得荷神器之重其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

七月乙亥臨軒策拜以修繕東宮權居東府四年九月移還東宮太清三年臺城陷太子坐永福省見侯景神

色花若無懼容五年丙辰武帝崩辛巳太子即皇帝位

大赦

梁書載詔曰諸州見在北人為奴婢者并及妻兒悉

可原放　梁簡文帝集載詔曰朕以寡昧哀煢孔棘

僶俛視陰企承鴻緒方當玄默在窮栖心事外即王

道未直天步猶艱式憑宰輔以弘庶政大赦云云

癸未追遵穆貴嬪為皇太子追謚妃王氏為簡王后六

月丙戌以南康王會理為司空丁亥立宣城王大器為

皇太子壬辰立當陽公大心為尋陽王石城公大欵為江夏王寧公公大臨為南海王臨城公大連為南郡王西豐公大春為安陸王新塗公大成為山陽王臨湘公大封為宜都王高唐公大莊為新興王秋七月甲寅廣州刺史元景仲謀應侯景西江督護陳霸先攻之景仲自殺霸先迎定州刺史蕭勃為刺史唐午以司空南康王會理為兼尚書令是月九江大饑民相食者十四五八月癸卯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蕭

藻卒丙午侯景矯詔儀同三司位比王公自今悉不加
將軍以為定準冬十月丁未地震是月百濟國遣使朝
貢見城寺荒蕪哭於闕下
大寶元年春正月辛亥朔大赦改元丁巳天雨黃沙己
未西魏克安陸執司州刺史柳仲禮盡有漢東地丙寅
月晝見于東方癸酉前江都令祖皓起義兵于廣陵二
月癸未侯景攻下廣陵皓見害乙巳以尚書僕射王克
為左僕射丙午侯景逼帝幸西州夏五月丙辰東魏孝

靜帝遜位于齊庚午開府儀同三司鄱陽王範薨自春迄夏大旱民相食都下尤甚六月庚子前司州刺史羊鵶仁自尚書省出奔江陵秋七月戊辰賊行臺任約寇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以州降之八月甲午湘東王繹遣領軍將軍王僧辯逼郢州邵陵王綸棄郢州走九月乙亥侯景自進位相國封二十郡為漢王冬十月乙未景又逼帝幸西州曲宴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立皇太子鈞為西陽王大威為武寧王大球為建

安王大昕為義安王大摯為綏建王大圜為樂梁王壬
寅侯景害司空南康王會理十一月任約進據西陽分
兵冦齊昌執衡陽王獻送都下害之湘東王繹遣前寧
州刺史徐文盛拒約南郡王前中兵參軍張彪起義於
會稽若邪山破浙東諸路
是歲齊文宣帝天寶元年
二年春正月邵陵王綸走至安陸董城為魏所攻見殺
三月

梁書載侯景西寇丁未發京師自石頭至新林舳艫相接

庚戌魏文帝殂夏閏四月侯景圍巴陵

梁書載五月癸未湘東王繹追胡僧祐陸法和等救

巴陵景遣任約來拒

六月

梁書載甲辰僧祐等擊擒任約

乙巳解圍宵遁王僧辯等督衆追景

梁書載六月辛酉鄱陽王故將王琳起兵襲偽儀同

於慶慶敗走

秋七月景遷至建鄴八月

梁書載丙午晉熙人至僧振鄭寵起兵襲郡城偽晉州刺史夏侯威儀同任延退走

戊午景遣偽衛尉卿彭儁廂公王僧貴入尉發帝為晉安王害皇太子大器尋陽王大心西陽王大鈞武寧王大威建安王大球義安王大昕及尋陽王諸子二十餘人矯帝詔以為次當支庶宜歸正嫡禪位于豫章王棟

使呂季畧送詔逼帝書之帝書至先皇念神器之重思社稷之因越升非次遂至震方嗚咽不能自止賊衆皆掩泣乃幽帝永福省使害南海王大臨于吳郡南郡王大連於姑熟安陸于大春於會稽新興王大莊于京口

冬十月壬寅侯景殺帝崩

朝野僉載曰簡文之生僧寶誌謂武帝曰此子與兒家同日生其年景生于雁門

時年四十九偽謚明皇帝廟號高宗明年三月己丑王

僧辯平景侯率百官奉梓宮升朝堂孝元帝追宗為簡
文王帝廟號太宗四月乙丑葬莊陵帝幼而聰睿六歲
便能屬文武帝弗之信于前面試帝攬筆立成武帝歎
曰常以東阿為虛今信矣及長器宇寬宏未嘗見喜慍
色尊嚴若神方頤豐下鬚鬢如畫直髮委地雙眉翠色
項毛左旋連錢入背手執玉如意不相分辨眄來側目
光燭人讀書十行俱下辭藻艷發
梁書曰九流百氏經目心記篇章辭賦操筆立成

博綜羣書善談玄理自十一便能親庶務歷試藩政所在稱美性恭孝居穆貴嬪憂哀恤骨立所坐席霑濕盡爛在襄陽拜表侵魏遣長史柳津振遠將軍曹義宗等進軍克南陽新野等郡拓地千餘里及居盬撫多所宏宥文案簿領纖毫必察宏納文學之士賞接無倦嘗於玄圃述武帝所製五經講疏聽者傾朝野雅好賦詩其自序云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文傷輕靡時號宮體所著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

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連璧三百卷謝客文經渭三百

長𪔂譜一卷棊品五卷圍棊譜一十七卷灶經二卷沐

浴經三卷馬棊譜一卷棊品五卷彈棊譜一卷新增白

澤圖五卷如意方十卷文集一百卷並行於世初即位

制年號將曰文明以外强臣取周易内文明而外柔順

之義恐則賊覺乃改大寶路在蒙塵尚引諸儒論道說

義披尋文史未嘗暫釋及見南康王會理遇害知不免

指所居殿謂舍人殷不害曰龐涓死此下又曰吾昨夢

呑土試思之不害曰昔重耳醜塊卒反晉國陛下所夢將符是乎帝曰倘幽冥有徵冀斯言不妄初景納帝女溧陽公主有美色景惑之放於政事王偉每以為言景以告主主出惡言偉之懼見讒乃修廢帝帝而後間主苦勸行弑以絕衆心廢後王偉與彭儁王修纂進觴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既允使臣上壽帝笑曰已禪帝位何得言陛下此壽酒將不盡此乎儁等復齎酒殺曲項琵琶與帝極飲帝知將見弑乃盡歡謂曰不圖為樂一至

於斯既醉而寢偉乃出儁進士裴王修纂坐其上乃崩
竟協于夢偉撤户扉為柩遷殯於城北酒庫中帝自幽
縶後賊撤內外侍衛使突騎圍守牆垣悉有枳棘無復
紙乃書壁及板鄣為文自序云有梁正士蘭陵蕭世讚
立身行道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弗欺暗室豈
況三光數至于此命也如何又為文數百篇崩後王偉
觀之惡其辭切使括去有隨偉入者誦其聯珠三首
三國典畧所載聯珠有鱗出而悲豈惟孔子遂窮則

慟寧止嗣宗尤為悽愴

詩四篇絶句五篇文並悽愴云

少帝諱棟字元吉昭明太子嫡孫豫章王歡子也歡薨

襲封侯景廢簡文帝奉以為主時王方與妃之張鋤葵

而法駕奄至王驚不知所為泣而秉輦

天正元年即簡文帝大寶二年也八月壬戌王即皇帝

位大赦改元丙寅追尊皇祖昭明太子為昭明皇帝皇

祖妣金華敬妃蔡氏為敬皇后皇考豫章安王曰安皇

帝尊皇妃太妃王氏為皇太后立妃張氏為皇后以劉神茂為司空冬十月壬寅侯景弑簡文帝十一月己卯加侯景九錫封漢王漢國置丞相以下官景尋纂位僞封帝為淮陰王孝元承聖元年二月王僧辯等大敗侯景兵景遁孝元弑帝崩初帝之即位升武德殿欻有迴風從地涌起翻飛華蓋徑出端門識者知其不終及為景所廢與二王弟檜㮂皆鎖于密室景敗兄弟相扶出逢杜崱於道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免横死矣帝曰倚扶

難知吾猶懼有尋為宣猛將軍朱買臣所害初王僧辯為督都將發諸孝元曰平賊之後嗣君萬福未審有何儀注孝元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平賊之後臣為已任成濟之役請別舉人乃別敕買使行忍哭會簡簡文已被害帝及二弟遇買臣呼登舟共飲未竟並沈於水

愚按侯景雅少主棟與爾朱兆推廢主暑朱溫推昭宣帝同然暑支庶昭宣幼子而棟正嫡不黜暑與昭

宣獨黜棟耶若云景賊臣應黜其所樹則兆溫為賊
臣與景又何殊故宋呂祖謙標目與明王諱大事記
皆于棟立後時記元天正紹簡文大寶而孝元之承
聖始繼於此所以特為棟立記以少帝題也雖然不
獨兩賢王僧辯不又云乎嗣君祀福君呼而帝紀定
定矣

世祖孝元皇帝諱繹字世誠小字七符武帝第七子初
武帝夢眇目僧執香爐稱託生王宮已母祖母在采女

次侍始褰戶幔有風迴裙帝帝意感幸之采女夢月隊
帷中遂孕天監七年八月丁巳生世祖舉室中非常香
有紫袍之異武帝奇之賜采女姓阮進修容十三年封
湘東王太清元年累遷為征西將軍都督荊州刺史三
年三月侯景陷建鄴四月世子方等至自建鄴知臺城
不失王命柵江陵城周回七十里鎮西長史王沖等拜
牋為請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主盟王不許曰吾
於天下不賤寧俟都督之名帝子之尊何藉上台之位

議者可斬投筆流涕沖等重請不從又請為司空以主
諸侯亦弗聽乃開鎮西府辟天下是時月王徵兵於湘
州刺史河東王譽譽拒命尋上甲侯詔自建封至宣二
月十五日密詔授王位假黄鉞大都督中外諸軍自司
徒司承制於是立行臺于南郡置官司七月遣世子方
等討河東王譽軍敗死之又遣鎮兵將軍鮑泉討譽九
月乙卯雍州刺史岳陽王詧舉兵攻江陵其將杜崱兄
弟來降詧遁鮑泉攻湘州未克又遣左衛將軍王僧辯

代將及簡文帝即位改元大寶王以帝制于賊臣卒不遵用

梁書曰猶稱太清四年

正月使少子方畧質于魏魏不受質結為兄弟四月福湘州斬譽湘州平雍州刺史岳陽王詧自稱梁王王稱藩於魏魏遣兵助我襄陽先是邵陵王綸書至已言武帝凶問秘之以待川州之捷是月壬寅始命陳瑩報崩問王哭于正寢六月江夏王大款山陽王大成宜都王大

封自信安來奔九月辛酉以前郢州刺史南平王恪爲

中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改封大欽臨川王大

成桂陽王大封汝南王十一月甲子南平王恪等奉牋

進相相國揔百揆

梁書載牋曰殿下志存社稷功濟屯險枕干泣血投

袂勤王令海水飛雲崑山起燎陽臺之下獨有冠蓋

相趨夢水之傍尚致車輿結轍麰兩穗出於南平

之郛甘露泥枝降乎當陽之境野蠶自績何謝歐絲

閑田生稲寧如雨粟豈可徽號不彰於彝典明試不陳乎車服者哉恪等稽尋甲令博詢惇史謹再拜上

進位相國揔百揆杖金釜以翦逆暴秉玉輅而定社稷扶危翼治豈不休哉

王不從

梁書載令曰數鍾陽九時惟百六鯨鯢未翦寤寐痛心傳稱皆讓彖著鳴謙聽言前典再懷哽恧

二年

梁書曰猶稱太清五年二月己亥魏遣使來聘

三月侯景悉兵西上閏四月景遣其將宋子仙任約襲郢州執刺史方諸庚戌領軍王僧辯屯師巴陵五月癸未王遣將胡僧佑陸法和援巴陵六月僧祐等擊破景將任約軍擒約景解圍宵遁以王僧辯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帥衆追景所至皆捷進圍郢州獲賊將軍宋子仙等八月侯景廢簡文帝立少主棟九月盤盤國獻馴象十月辛丑朔索雲如蓋臨江陵城是月

簡文帝遇弑開府儀同三司王僧辯等奉表勸進

梁書載表曰衆軍薄伐達次九水即日獲臨城縣使人報稱侯景弑逆皇帝賊害太子宗室在寇庭者並罹禍酷六軍慟哭三辰改曜哀我皇極四海崩心軒轅得姓存者二人高祖五王代實居長非奉聖明誰嗣下武勞不勞宗正有奉八百始可同期即可居尊西向無所讓德四方既然有奉八百始可同期殘寇潛居罷藏社稷處斬莽輗車梟卓市廓清函夏正為

塋陵閑雪宮闕庶存鐘鼎

王奉諱大臨三日百官縞素答表不許

梁書載答曰孤枕戈飲膽扣心泣血甫聞伯升之禍彌切仲謀之悲景侯項籍也蕭棟殷辛也赤泉未賞劉邦尚白艱王白旗弗懸周發猶稱太子羣公卿士其諭孤志　愚按少帝棟何罪乃曰殷辛弑端見矣

司空南平王恪率宗室領軍將軍胡僧祐率羣僚江州别駕張佚率吏民並奉牋勸進王固讓十一月乙

亥僧辯又奉表勸進

梁書載表曰日者公卿失馭禍纏霄極侯景憑陵姦臣互起率戎伐顙無處不然勸明誅晉側足皆爾中朝人士相顧唧悲涼州義徒東望隕涕慄慄黔首將欲安歸社稷不隊緊在聖明今也何時而申帝啟之避凶危若此方陳泰伯之辭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陛下者萬國之歡心萬國豈可無君高祖豈可廢祀日下飛艫巨艦竟水浮州鐵馬銀鞍陵山跨谷英傑接

踵忠勇相顧所待陛下昭告后土虔奉上帝廣發明詔師出以名便當盡冦司之威窮蚩尤之伐執石趙而求壐斬姚泰而取鐘修掃塋陵奉迎宗廟豈得不仰存國計俯從民情臣等或世受朝恩或身荷重遇同休等戚自國刑家苟有腸心敢以死奮

又不從

梁書載荅曰孤遭家多難大恥未雪國則則蚩尤弗翦同姓則有扈不賓卧而思之坐以待旦一戎既定

罪人斯得祀夏配天方申來議

時臣寇尚存王未欲即位而四方表勸前後相屬乃下

令斷表

梁書載是月賊司徒東南道行臺劉神茂率儀同劉

歸義留異奉表請降

承聖九年

梁書載正月下令曰時惟星鳥表年東子東秩春紀

宿龍歌歲取於東畯況三農務業尚看天桃數氷四

人有令猶及落杏飛花寧可窮此玄苗坐殘紅粒不植鶯領空侯蟬鳴可悉深耕溉種安堵復業無棄民力並分地利班勒州郡悉使遵承

二月王僧辯衆軍發自尋陽王馳檄四方購獲景以逆之者封戶開國公絹布五萬疋

梁書載檄曰賊臣侯景奴奴叛臣鳴鏑餘噍懸瓠空城本非國寳壽春饑要賞不踰月敢興逆亂梗我王畿賊臣正德阻兵安忍日者結怨江芊遠適渾于簡

讟屢彰聚斂無度為虎傅翼遠相招逺我是以董率皐貔躬擐甲冑凶醜畏威委命下吏乞活淮泗苟存徐兖渙汗既行定論爰被我是以班師凱歸休牛息馬賊又不悛遂復矢流王屋兵纒象魏坐召憲司臥制朝宰矯託天命偽作符書老弱波流士女塗炭藏獲之人五宗及賞搢紳之士三族見誅穀粟騰路自相吞噬惵惵黔首路有銜索之哀蠢蠢黎民家有隕山之泣假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或有穹

盧殫帳南山之竹未足言其慾西山之兔不言書其罪外監陳蒨之至伏承先帝登遐宮車晏駕奉諱驚號五內摧裂景阻飢既甚民且狼顧之侵佚我彭蠡憑陵我郢邑竊據我江夏掩襲我巴邱我是以義勇爭先忠貞盡力斬馘凶渠不可稱算侯景奔竄十竄爭穴計窮力屈反弑後皇畢原酆郇並罹禍患凡蔣邢茅皆伏斧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暮府據有上流實惟分陝投袂荷戈志在畢命昔周依晉鄭漢有虛

年彼惟未屬猶能如此況聯華日月天下不賤為臣為子兼國無家者哉咸以義旗既建宜須摠一共推幕府實用主盟遠惟國艱不遑寧處長戟百萬天馬千羣風駭雷震之指逮鄴褢山珍谷充原蔽野以此衆戰誰能禦之脫復蜂蠆若毒獸窮則鬬謂山蓋高則四郊多壘謂地蓋遠則三千弗違如彼怒蛙譬諸飃鼠豈費萬鈞無勞百溢今遣大都督征東將軍王僧辯率衆十萬直掃金陵鳴鼓睹天縱金震地計其

同惡不盈一旅君子在野小人比周喉舂長狄頭繫

郅支質鑕所誅止景而已黎元何辜一無所問諸君

武世樹忠貞或羽儀鼎族俛首猾豎無由自効豈不

下慚泉壤上愧皇天失忠與義難以自立想誠南風

乃眷西顧因變立功轉禍爲福有能縛侯景及送首

者封萬戶開國公絹布五萬疋有能率動義衆以應

官軍保全城邑不爲賊用並裂山河以紆青紫若執

迷不反推遂王師大軍一臨刑茲罔赦檄布遠近咸

使知聞

三月僧辯等平侯景傳首江陵戊子以賊平告明堂太社己丑僧辯等又表勸進曰衆軍以今月戊子總集建康賊景烏伏獸窮頻擊頻挫姦竭詐盡深溝自固臣等分勤武旅百道同趨突騎短兵犀函鐵楯結隊千羣持戟百萬止紂七步圍項三重轟然大潰羣凶四滅京師少長俱稱萬歲長安酒食於此價高九縣雲開六合清郎矧伊黔首誰不載躍臣等輒依故實奉修社廟使者

持節分告園陵嗣後升遐龍輴未殯承華掩曜梓宮莫
測並即隨由備辦禮具凶荒四海同哀六軍袒哭聖情
孝友理當感慟日者百司岳牧仰祈宸覽以錫圭之功
既歸有道當璧之有允屬聖明而優詔謙沖沓然凝邈
昔越人固執熏丹穴以求君周人樂推踰岐山而事主
伊此儻來豈聖人所欲帝皇所應不獲已而然陛下忠
為令德孝實動天地維絕而重紐天柱傾而更植猶欲
拂衫衣而遊廣城登崆山而去東土羣臣安得仰訴兆

庶何所歸仁況舊拜凱復函洛巳平髙奴櫟陽宫館雖毁濁河清渭佳氣猶存博士捧圖書而稍還太常定禮儀巳立立豈得不清揚蹕而赴名都具玉鑾而旋正寢昔東周既遷鎬金遂其不復長安一亂郟洛永以為居夏后以萬國朝諸侯文王以六州匡天下方之跡基百里劒長三尺以殘楚之地抗拒六戎一旅之卒翦夸三叛垣然大定御辯東歸緬求前古其可得歟對揚天命無所讓德王尚未從

梁書載王答曰今淮南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
嘗勒而平平蜀王光乃議之
辛卯弑少主棟及其二弟橋樛四月乙巳益州刺史新
除假黄釜太尉武陵王紀稱皇帝于蜀年號天正王遣
兼司空蕭泰祠部尚書樂子雲拜謁塋陵修復社廟丁
巳下令解嚴
梁書載令曰令凶醜殲夷四海人安儀官威儀方陳
盛禮衛多君子寄是式賭便可解嚴以時宣勒

五月庚午司空南平王恪及宗室王侯大都督王僧辯等復拜表上尊王王猶固讓甲申以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王僧辯為司徒乙酉斬賊左僕射王偉尚書呂季畧少府卿周石珍舍人嚴亶於江陵市乃下令赦境內

梁書載令曰元惡稽誅本屬侯景王偉是其心膂周石珍負背恩義今並烹諸鼎鑊肆之市野衣冠舊貴被逼偷生猛士勳豪和光苟免凡諸惡侶諒非一族

今特聞以王澤削以刑書

齊將潘樂辛術等攻秦郡王僧辯遣將杜崱帥衆拒之以陳霸先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齊人賀平侯景

梁書載魏賀不知孰是

八月武陵王紀率衆東下遣護軍將軍陸法和屯巴峽拒之九月甲戌司空南平王恪薨十月乙未前梁州刺史蕭循自魏至江陵以為平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戌

申執湘州刺史王琳于殿內庚戌琳長史陸及其其將
潘烏累等舉兵攻陷湘州是月四方征鎮王公卿士復
勸進表三上乃許之冬十一月丙子皇帝即位于江陵
改太清六年為承聖元年逮租宿責並許弘宥孝子順
孫悉皆賜爵長徒鎖士特加原宥禁錮奪勞一皆曠蕩
是日帝不升正殿公卿陪立而已時有兩目俱有巳卯
立王太子方短為皇太子改名元良立皇子方智為晉
安王方畧為始安王追尊所生姚陛修容為文宣大后

尊母豈可在立子後此亦孝元亡國一節

改謚忠莊太子為武烈太子封武立子莊為永嘉王是

月陸納遣將軍潘烏累等破荆州刺史丁道貴于淥口

道貴走零陵十二月陸納分兵襲巴陵湘州刺史蕭循

擊走之天門山獲野人出山三日死星隕吳郡淮南有

野象數百壞人室廬宣城郡猛虎暴食人是歲魏廢帝

元年

二年春正月乙丑詔王僧辯討陸納戊寅以吏部尚書

王襃為尚書僕射穀𦎫為吏部尚書巳卯江夏宮南門

齋杜飛

冊府元龜載二月庚午詔曰食乃民天農為治本是
以稼穡為寳周頌嘉其樂音禾麥不成魯史書之方
冊秦人有耕力之科漢世有屯田之利頃歲屯否干
戈不戢廣田之利無聞于郡國載師之職有陋于官
方今元惡殄殲海内方一一廛曠務勞心日昃一夫
廢業罔由無遺其力田之身在所蠲免外即宣勒以

稱朕意

三月庚寅有兩龍見湘州西江夏五月甲申魏大將尉遲迥進兵逼巴西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城納迥己丑武陵王紀軍至西陵六月乙卯王僧辯平湘州秋七月武陵王紀衆大潰殺之八月戊戌魏尉遲迥平蜀

梁書載庚子詔曰頃戎旗既息關柝無警去會興歎有感霄分過市偵滯實勞多寐宜從青蓋之典言歸泉水之鄉江陵尉輸方舩連軸巴峽舟艦精甲百萬

先次建鄴行實京師然後六軍遄正九旗揚旆主者評依舊典以時宣勒

九月齊遣郢建元及荷刑景遠步大汗薩東方老帥衆頓合淝冬十二月辛丑僧辯留鎮姑熟豫州刺史侯瑱據東關壘徵吳興太守裴之横師衆繼之戊戌以尚書僕射王褒為左僕射湘東太守張綰為右僕射十二月宿豫土人東方光據城歸齊江西州郡皆起兵應之

三年春正月魏帝為相宇文泰所廢而立齊王郭是為

恭帝元年三月主衣庫見衣蛇長大許數十小蛇隨之舉元高丈餘南望俄失所在帝又與宮人幸長州苑復見大蛇盤曲于前羣小蛇遶之並黑色帝惡之宮人曰此非怪也恐是錢龍帝勅所司即日取數千萬錢鎮於蛇厭之因設法會赦囚徒振窮乏居栖心省又有蛇從蛇從屋隊落帝帽上忽然便失又龍光殿上所御肩輿復見小蛇縈屈輿中以頭駕夾膝前金龍頭上見人走去逐之不見城壕中龍騰出煥爛五色竦躍入雲去七

小龍相隨飛去羣魚騰躍隊死于陸道龍處為窟若數百斛圌𦐂大城上多有紫氣至時稍消歇甲辰以司徒王僧辯為太尉車騎大將軍戊申以獲將軍以郢州刺史陸和和為司徒夏四月癸酉以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陳霸先為司空六月癸未有黑氣如龍見殿內

隋書五行志曰黑乃周所尚色今見於殿內周師入梁之象

秋九月辛卯帝於龍光殿述老子義先是魏使宇文仁

恕來聘

梁紀畧曰先是大寶元年西魏將楊忠逼荆鎮湘東王懼其至遣使犒軍已與忠結盟并與質子與魏約為兄弟聘使相望

齊使又至江陵帝接仁恕有闕魏相安定公宇文泰憾焉乙巳使柱國于謹來攻冬十月丙寅魏軍至襄陽梁王蕭詧率衆會之丁卯停講內外戒嚴駕出行城柵大風披木丙子讀講百寮戒服以聽詔徵王僧辯

梁元帝集載敕曰黑獺盟盟忽便舉斧國家猛將多在下流荆峽之中悉非頸勇宜率貔虎星夜兼路倍道兼行解倒懸也

十一月甲申幸津陽門講武置南北兩城主

三國典畧曰梁主閱戎津陽門外立三城南為吳地北為幽地城西北風甚急溥天昏暗旌旗乃靡乃移軍渡南城吳軍渡北城以順風也

帝親觀閱風順摠集部分未定旗幟飄亂帝趨駕而回

無復次序風雨隨息衆竊驚怪乙酉已領軍胡僧祐爲都督城東城北諸軍事右僕射張綰爲副左僕射王褒都督城西城南諸軍事直殿省元景亮爲副

梁書載丙戌帝徧行都柵皇太子巡行城樓使居民助運水石諸要害所並增兵備　梁後畧曰上是長沙寺移天居寺是日北軍射書城內言今者行兵不貪城隍土地不貪子女玉帛志存救濟此生民梁朝士庶尚未領解蟻聚窮城梁用怪惑

丁亥魏軍至柵下丙申徵廣州刺史王琳入援丁酉大
風城内火焚居民數千家以為失在婦人斬首尸之是
日帝猶賦詩無廢以胡僧祐為開府儀同三司庚子信
州刺史徐世譜晉安王司馬任約軍次馬頭岸是夜有
流星隊城中帝援箸筮之卦成取龜式驗之因抵於地
曰吾若死此下豈非命乎因裂白為書催僧辯曰吾忍
死待公可至矣戊申胡僧祐朱買臣等出戰買臣敗績
辛亥魏軍大破帝出枇杷門親臨陣督戰僧祐中流失

辛軍敗反者斬西門首卒納魏軍

隋書刑法志曰梁元帝素苛刻及周師至獄中死囚數千有司請釋充戰士帝不許並令棒殺之事未行而城陷

帝見執

三國典畧曰魏大將于謹擒梁王令西至龍泉廟出河東武陵二王子孫于獄列于沙州鎖械嚴酷瘡痍腐爛引梁主使視之謂曰此皆骨肉忍虐如此何以

為君梁主無以應　愚按二王子孫不知此時尚存否然不可無快論

如梁王蕭詧營使鐵騎擁帝入宮囚于烏幔下甚見詰辱他日乃見魏僕射長孫儉譎儉云埋金千斤城內欲相贈儉乃將帝入城帝因述詧相辱伏謂儉曰向聊相譎欲言耳豈有天子自埋金乎儉乃留帝于主衣庫十二月丙辰徐世譜任約退戍巴陵辛未魏人戕帝明年四月梁王方智承制退尊孝元皇帝廟號世祖帝聰悟

俊朗天才英發出言為御音響若鐘年六歲歲武帝常問所謂書對曰能誦曲禮武帝使誦之即誦上篇左右莫不驚歎

金樓子自序曰予六歲解為詩奉敕為詩曰池萍生已合林花發稍稠風入花枝動日照水光浮因而稍學為文也　顔氏家訓曰元帝常言年始十二便好學時患疥閉齋張葛幃避蠅獨坐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以自寬痛率意讀書日二十卷既未師受或不識一字不解一語要自重之不知

厭倦

初生患眼醫療必增武帝自下意療之遂盲一目乃憶先夢彌加愍愛

太平廣記曰阮脩容有一珠先帝幼吞之疑左右所盜炙魚目厭之信宿間珠便出帝一目眇

及長好學博極羣書武帝嘗問曰孫策在江東年幾答曰十七武帝曰正是汝年帝性不好聲色頗善高名為荆州刺史起州學宣尼廟嘗儒林參軍一人勸之與從

事二人生三十人加稟饒帝工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爲贊而書之時謂三絶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張纘及當時秀才爲布衣交常自比諸葛亮桓温惟纘許焉性好矯餙多猜忌於名無所假人微有勝已者必加毁害帝姑義興昭長公主子王銓兄弟八九人有盛名帝妬其才美遂改寵姬王氏兄弟珩名琳以同其父名忌劉之遴學使人鴆之如此者甚衆雖骨肉亦徧被其禍始居文宣太后優依丁蘭作木母及武帝崩秘喪逾年乃發

凶問方刻檀為像置于百福殿內事之甚

三國典畧曰江陵陷軍士剖分其香

朝夕進蔬食動靜必起聞迹其虛矯如此性愛書籍既患目多不自執卷置讀書左右番次上真晝夜無休已雖睡卷猶不釋五人各伺一更恒致達曉常眠熟大鼾左右猶睡讀失次第或偷卷度紙帝必驚覺更令追讀加以櫝楚雖戎畧殷湊機務繁多軍羽檄文文章詔誥點竄便就殆不游手常曰我韞于文士愧于武夫論者

以為得言

北夢瑣言曰元帝為湘東王時常記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以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為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清粹者用銀筆書之文章贍麗者以斑竹書之故湘東之譽振於江表

始在尋陽夢人曰天下將亂王必維之又背生黑子巫媪見曰此大貴不可言初武帝敕賀革為帝府諮議使講三禮革將西上意甚不悅過別御史中丞江革革告

之曰吾嘗夢主上徧見諸子至湘東王脫帽授之後必當璧卿共行乎革領之及太清之禍遂膺歸運自侯景亂後州郡大半入魏從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為限荆州界北盡武寧西拒峽口自領以南復為蕭勃所據文軌所同千里而近民戶著籍不盈三萬都荆所有盡於是矣武陵平議者欲因其舟艦遷都建鄴宗懍黃羅漢皆楚人不願移帝及胡僧祐亦俱未欲動僕射王褒左民尚書周弘正驟言即楚非便宗懍及御史大夫劉

懿以為建鄴王氣已盡且渚宮州已有百乃留尋歲星在井熒惑守心帝觀之慨然謂朝廷文武曰吾觀玄象將恐有賊但吉凶在我運數由天避之何益及魏軍逼閤人朱買臣按劒進曰惟有斬宗懍黃羅漢可謝天下帝曰曩實吾意宗黃何罪二人退入人中及魏人楚柵買臣謝答二勸帝乘暗潰圍出就任約帝素不便馳馬日事必無成徒增辱耳答仁又求自扶寄以問僕射王褎褎曰答仁侯景黨成彼之勳不如降也乃聚圖書十

餘萬卷盡火之答仁又請守收城收兵可得五千人帝然之即授城内大都督以帝鼓給之配以公之既又召王褒謀之以為不可答仁請入不得歐血去遂使皇太子王褒出質請降有頃黄門郎裴正犯門而出帝乘白馬素衣出東門抽劍擊闔曰蕭世誠一至此乎

資治通監曰魏軍士渡塹牽其轡至白馬寺北奪其所乘駿代之以駑馬遣長壯胡人手扼其背而行遇于謹胡人牽帝使拜

魏師至二十八日徵兵四方未至而城陷在幽逼求酒飲之製詩四首其一曰南風且絕唱西陵最可悲今日還蒿里終非封禪時其二曰人世逢百六天道異貞恒何言異蟻螻一旦損鵾鵬其三曰松風侵曉哀霜霧當夜來寂寥千載後誰畏軒轅臺其四曰夜長無歲月安知秋與春原陵五樹杏空得動耕人梁王啓遣尚書傅準監行刑帝謂之曰卿幸為我宣行準捧詩流淚不能禁進士囊殯之啓使以布帊纏屍斂以蒲席以束白茅

方畧以車一乘葬潯陽門外愍懷太子元良及始安王等皆見害徐世譜任約自馬頭走巴陵約後降于齊將軍裴䥴䥴弟機謝答仁士三人相抱俱見屠汝南王大封尚書左僕射王褒以下並俘歸長安乃選百姓男女數萬口分為奴婢盡皆殺之帝于伎術無所不該嘗不得南信筮之遇剝之艮曰南信已至今當遣左右季心往視果如言賓客咸驚其妙凡所占決皆然初從劉景受相術因信以年答曰未至五十當有小厄禳之可

兒帝自勉曰苟有期會稱之何益及是四十七矣特多禁忌牆壁崩倒屋宇傾頹年月不便終不修改庭草蕪沒令鞭去之其慎護如此著孝德傳忠臣傳谷三十卷

元帝集載忠臣傳序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因生所以盡孝因位所以立忠忠為令德竊所景行且孝子烈女逸民亦有別傳至於忠臣曾無無述製令將發筐陳書備加論討又孝德傳序曰天地義聖人不加原始要終莫踰孝道能使甘泉自湧

鄰火不焚地出黃金天降神女感通之至良有可稱
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一百十五卷周易講花十卷内
典博要百卷連山三十卷詞林三卷玉韜金樓子補闕
子各十卷老子講疏四卷懷舊傳二卷古經全德志荆
南地記貢職圖古今同姓録名一卷筮經十二卷式贊
三卷文集五十卷初承聖二年三月有二龍自南郡地
西升天士民聚觀五彩分明江陵故老竊相泣曰昔年
龍出建康淮西天下大亂今復有焉禍至無日矣帝聞

而惡之逾年遘禍又江陵先有九十九州古老相承云
州滿百當出天子桓玄為荆州刺史內懷篡逆乃遷鑿
破一州以應百數隨崩散竟無所成宋文帝為宜都王
在藩自立自立儀文帝篡統後遇元凶之禍此州還沒
太清末枝江楊之閣浦後生一州羣公上疏稱慶明年
帝即位承聖末其州與大岸相通惟九十九云
敬皇帝諱方智字慧相小字法真孝元第九子太清
三年封興梁侯承聖元年封晉安王二年出為江州刺

史三年十一月魏克江陵太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是議以王為梁王太宰承制四年梁王詧稱皇帝於江陵二月癸丑王自江州至建鄴入居朝堂以太尉王僧辯為中書監錄尚書騎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司空陳霸先班劒二十人以湘州刺史蕭循為太尉廣州刺史蕭勃為司徒三月齊遣其上黨王高渙送貞陽侯蕭淵明來主梁嗣至東關遣吳興太守裴之横渠之戰敗死之四月司徒陸法和以郢州附齊遣江州刺史侯

瑱討之七月辛丑僧辯納貞陽侯蕭淵明自采石濟江甲辰入建鄴丙午即為位年號天成以王為皇太子司空陳霸先襲殺王僧辯淵黜治而奉上

紹泰元年秋九月丙午即皇帝位冬十月巳巳大赦改元

梁書載詔曰王室不造嬰罹禍釁先帝梓宮播越非所朕以荒幼仍屬艱難泣血枕戈志復讐逆大恥未雪夙宵鯁情羣公卿尹勉以大義越登寡闇庶憑

元靈旁資將相克清元惡謝究陵寢以貞陽侯淵明為司徒封建安郡公壬子加司徒陳霸先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震州刺史杜龕舉兵攻信武將軍陳蒨於長城義興太守常載應之癸丑以太尉循為太保司徒淵明為太傅司徒蕭勃為太尉鎮南將軍王琳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午尊所生夏貴妃為皇大后立妃王氏為皇后辛未司空陳霸先東討常載降之丙子南豫州刺史任約譙秦二州刺史徐嗣

嶷舉兵據石頭反十一月庚辰齊州刺史史翟子崇楚州刺史達摩率衆赴任約入石頭十二月庚戌任約徐嗣嶽等至采石迎齊援丙辰遣猛烈將軍侯安都邀擊於江夏敗之約嗣嶽等奔江西庚申翟子崇等降並放還

是歲後梁宣帝天定元年

太平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追贈謚簡文帝諸子封故永安侯確子後為邵陵王奉携王後癸未震州刺史杜

龕降詔賜死赦吳興郡已亥以太保宜豐侯蕭循襲封鄱陽王東揚州史史張彪圍臨海太守王懷振於剡岩二月庚戌遣周文育陳舊襲會稽討彪之敗走以中衛將軍臨州王大欵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丙辰若耶村人斬張彪傳首建鄴赦東揚州甲子以東土經杜龕張彪亂遣太使巡省是月齊人來聘使侍中王廓報聘三月壬午班下遠近並雜用古今錢戊戌齊將蕭軌出柵口向梁山東霸先大敗之夏四月壬申侯安都輕兵襲

齊行臺司馬恭于歷陽大破之五月癸未太傅建安公
淵明薨於寅齊軍人步入丹陽縣
梁書載丙午齊軍至秣陵故治癸卯進據兒塘車駕
出頓趙建故籬門
内外篡嚴六月壬子齊軍至玄武湖西北乙丑陳霸先
大破齊軍戊午大赦
梁書載軍士身隕戰場即遣斂祭其無家屬即爲瘞
埋

辛酉解嚴秋七月丙子司空陳霸先進位司徒丁未以
開府儀同三司侯瑱為司徒八月己酉太保鄱陽王循
薨九月壬寅大赦改元司徒陳霸先進位丞相録尚書
事改封義興郡公加中權將軍王沖開府儀同三司以
吏部尚書王通為尚書左僕射冬十月乙亥魏相安定
公宇文泰卒十一月起雲神神虎門十二月壬申進太
尉蕭勃為太保甲午封前壽昌令劉叡為汝陰王前鎮
西法曹行參軍蕭沇為巴陵王奉宋齊二代後庚子魏

恭帝遜位于周

二年春正月壬寅詔求魯國孔氏族為奉聖侯并繕廟堂供備祀典

梁書載詔曰孔氏立忠立孝德被蒸民制禮作樂道冠羣后雖泰山頹峻一簣不遺而泗水餘瀾千載猶在自皇圖屯阻祀薦不修奉聖之門胤嗣殲滅敬神之寢簋簠寂寥永言聲烈實兼欽愴可搜舉魯國之族以為奉聖後并繕廟堂供備祀典四時薦秩一皆

遵舊
又詔諸州各置中正舊放舉選不得輒承單狀序官皆
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授其選中正每求耆德該悉以他
官領之以開府儀同三司王琳為司空尚書右僕射王
通為左僕射二月庚午遣領軍將軍徐度入東關太保
廣州刺史蕭勃舉兵反詔平西將軍周文育平南將軍
侯安都等南討戊子徐度至合肥燒齊船三千艘癸未
周文育軍于巴山獲蕭勃偽師歐陽頠三月甲寅德州

剌史陳法武前衡州剌史譚遠攻殺蕭勃于始興夏四
月癸酉曲赦江廣衡三州并督内為賊所拘逼已卯
鑄錢一當二十齊遣使通和壬辰改四柱錢以錢一當
十丙申復用細錢五月已巳平西將軍周文育進號鎮
南將軍平南將軍侯安都進號鎮北將軍並開府儀同
三司戊辰余孝頃遣使詣丞相府求降秋八月如丞相
陳霸先殊禮九月周冢宰宇文護弒孝閔帝丞相陳霸
先改授相國封陳國公冬十月戊辰進陳國公爵為王

辛未帝遜位于陳陳主霸先奉帝為江陰王已遣劉師知弒王于外邸詳見師知傳時年十八謚敬皇帝

愚按陳弒敬帝封蕭季卿為江陰王乃武帝弟鄱陽王恢後已季卿罪廢不知嗣封之爵為誰後疑亦疏宗也至隋滅陳又除後梁始以梁武為之後見後梁記

末主附

末主諱莊孝元皇帝嫡孫武烈世子方等子也承聖元

年封永嘉王魏克江陵年甫七歲為民家所匿

資治通鑑曰尼法慕匿之

後王琳迎送建鄴敬立立出質於齊太平二年敬帝遜位於陳琳乃求援于齊且請王主梁祀齊許之冊拜琳為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王自溢城濟江

天啓元年春正月王即皇帝位于郢州大赦改元追謚

建安公淵明曰閔皇帝拜王琳為侍中大將軍中書監餘依齊命摠軍國事四月陳主霸先弒江陰王

二年春三月遣使入貢於齊丞相王琳遣將雷文策襲殺後梁監利太守蔡大有冬十月丞相王琳奉主出屯濡須口十一月琳大敗陳明吳明徹引兵東下冬十月後梁畧取長沙武陵南平等郡

三年春三月周兵襲郢州丞相王琳與陳兵戰於蕪湖大敗走湓城尋奔齊先是琳使侍中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侍衞主及琳敗左右皆散泌以輕舟送主達於齊境拜辭而還遂降陳仲威奉主奔壽陽遂入齊齊武平

元年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封梁王許以與復竟不果而齊亡王在鄴飲氣而殂

不稱不何不成君也附帝紀何從何之元作梁典欲為莊立後嗣主紀旌王琳忠也或曰魏長廣王晷安定王朗之不得比莊何也曰有故魏有君復君故削而梁無君有君故推

論曰帝王之位天下之重職文武之道守聘所常遵其於行用義均水火相資則可專任成亂觀夫有梁諸帝

皆一之而以簡文明之姿稟乎天授粤自支庶入居明兩經國之等其道弗聞宮體所傳且變朝野雖主虛號何救滅亡

豫章固係逆扶實出嫡系雖旋立旋廢可不曰君乎

元帝居勢勝之地啟中興之業既雪讎恥且應天人而內接猜忌外崇矯飾攀號之節忍酷于踰年定省之制申情于木偶

梁書曰梁季之禍巨寇憑壘世祖位長連率有全楚

之寶應身率羣后枕戈先路虛張外援事異勤王在於行師曾非百舍

竟而雍州引寇釁起河東之戮蓋部親尋事習邵陵之窘悖亂歷於僧辯殘雪極於圓正不義不匿若斯之甚

梁書曰御下無術履冰不懼鳳闕司晨之功火無內照之美

而復謀無經遠之心志大近捨宗國遠迫強隣外弛籓籬內崇請肆率於盜至將隕方追始皇之迹雖復文籍

湔腹何救社廟之墟歴觀書契以來蓋亦廢興代有未見三葉遘愍頓若蕭宗之酷敬皇以此沖年當斯頽運將不高揖其可得乎

永嘉名存實亡何言乎君聊表臣忠云耳

初武帝末年都下用錢每百皆除其九謂爲九陌竟有侯景之亂及江陵將覆每百復除六文稱爲六陌識者以爲九者陽九六者百六蓋符歴數非人事也

善乎唐魏徵論曰高祖固天攸縱聰明稽古道也生知

學為博物允文允武多勢多才爰自諸生有不羈之度屬昏凶肆虐天禍及禍糾合義族將雪家冤曰糾可伐不期而會龍躍樊漢雷擊湘郢翦離德如振槁取獨夫如遺拾其雄才大畧固無得而稱矣既懸白旗之首方應皇天之眷布德施惠悅近來遠開蕩蕩之道王革靡靡之商俗大修文教盛飾禮容鼓扇玄風闡揚儒業介胄仁義折衝尊俎聲振寰宇澤流遐裔干戈載戢凡數十年濟濟焉洋洋焉魏晉以來未有若斯之甚也然不

能息未敦本斲彫為樸慕名好事崇尚浮華抑揚孔墨流連釋老或終日不寢或日旰不食非弘道以利物惟飾智以驚愚且心未遺榮虛廁蒼頭之位高談脫屣終戀黃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急高祖屏除嗜欲眷戀軒冕殿得其難而滯于所易可謂神有不達智有不通矣逮夫精華稍竭德德已衰惑於聽受權在奸佞儲后百辟莫能盡言險躁之心暮年逾甚見利而動愎諫違卜開門揖盜棄

好即釁起蕭牆禍成戕羯身殞非命災被億兆衣冠殲鋒鏑之下老幼粉戎馬之足瞻彼黍離痛深周廟永言麥悲悲甚殷墟自古以來為危既歲而敗顛覆之速書契所未聞也太宗敏叡過人神受秀發多聞博達富贍詞藻煞文艷用憂華而不實體窮淫麗義罕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風俗以此而貞萬國異乎周誦漢莊矣我生不辰載離多難桀逆構扇巨猾滔天始同羑里之拘終頻望夷之禍悠悠蒼天其可問哉昔國步初屯兵纏

魏闕羣后釋位勤秩勤王孝元以磐石之宗受分陜之任屬君親之難居連率之長不能撫劒嘗膽枕戈泣血身先士卒致命前敺遂乃擁衆逡巡內懐觖望坐觀國變以為身幸不忍莽卓之誅先行昆弟之戮又沉猜忌酷多行無禮聘智辯以飾非肆忿戾以害物爪牙重將心膂謀臣或顧眄以就拘囚或一言而及葅醢朝之君子相顧懍然自謂安若泰山算無遺策怵于於說即安荆楚雖元惡克翦社稷未寧而西鄰責言禍敗旋及斯

乃上靈降鑒此焉假手天道人事其可誣乎其篤志藝文採浮華而棄忠信戕胎果毅先骨肉而後寇讐雖口誦六經心通百氏有仲尼之學有公旦之才適足以益其驕矜其禍患何補江陵之覆沒何救江陵之滅亡哉

哉敬帝遭家不造紹茲屯運征伐有所自出政刑不由於已時無以霍之輔焉得不為高讓與

南北史合注卷八